



一份执著，一份眷恋；一种信念，一种姿态

白鸥三十载

⑤
Thirty Years
陈嘉映
著
陈嘉映 著
陈嘉映 著

生命历程的睿智表达

自由灵魂的深情歌唱

陈嘉映 · 白鸥三十载

“三十年集”系列丛书

陈家琪	陈嘉映	陈建华	陈平原	陈尚君	陈思和	葛剑雄	葛兆光	何光沪	何怀宏
黄子平	江晓原	雷颐	李辉	李公明	李庆西	林贤治	钱穆	钱理群	钱满素
孙郁	王晓明	吴晓明	夏晓虹	萧功秦	许纪霖	徐友渔	俞吾金	余英时	张隆溪
张汝伦	赵园	郑也夫	止庵	周国平	周振鹤	朱学勤	朱正琳		

倾情奉献

白 鸥 三 十 载

陈嘉映 著

復旦大學 出版社

目 录

序／1

一九七七

是马克思还是费尔巴哈？(译文)／1

一九七八

梦回塔克吐／4

一九七九

人生／6

一九八〇

哲学笔记／15

12.19 日记／19

一九八一

送杨炳章赴美／21

旅行人信札／22

一九八二

此在素描／26

一九八三

克尔凯郭尔／32

一九八四

旅美信札／35

论享乐／52

一九八五

游戏／54

一九八六

从感觉开始／57

一九八七

致 Daylily 信／67

一九八八

《海德格尔哲学概论》选／69

一九八九

精神／90

一九九一

闲话清末民初／93

一九九二

何须以“历史”的名义／100

一九九三

致胡老爷／102

分殊文化，共同世界／104

一九九四

于天人之际，求自由之真谛——忆熊伟先生（王伟）／109

一九九五

关于记录梦境／116

致夏红信／118

一九九六

感人、关切、艺术／121

一九九七

《濒临失衡的地球》选(译文) / 133

一九九八

说大小 / 145

一九九九

梦想的中国 / 157

二〇〇〇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讲义选 / 159

二〇〇一

闲话希腊 / 164

二〇〇二

《哲学中的语言学》译者导言选 / 170

二〇〇三

《语言哲学》选 / 173

二〇〇四

沪申画廊落成感言 / 186

真理掌握我们 / 192

二〇〇五

谈谈交流——在“意象武夷”研讨会上的发言 / 199

武夷青龙瀑布 / 203

二〇〇六

预测与假说 / 204

二〇〇七

哲学关心的是事物的意义 / 217

二〇〇八

从建筑说到哲学——在“现象学与建筑学研讨会”上的发言／225

二〇〇九

《观看,书写》序／231

二〇一〇

“优·敏芭藏香芬芳之旅”欢迎宴会上的发言／235

附录一：初识哲学／237

附录二：自著与译著目录／254

序



复旦大学出版社陈军邀我编一本三十年集，犹豫了一阵。我不太喜欢炒冷饭，不，不，“炒冷饭”这话，我一直没弄懂，冷饭舍不得扔掉，拿出来重新炒炒吃，似乎说得过去。倒是把刚出锅的热饭再炒一遍，有点儿奇怪。最好多选没发表过的或没编入过集子的。我写的绝大多数文字都没发表过。我写日记写信，写诗写小说，写散文杂文，写读书笔记，写教案，写了就写了，没发表过也没打算发表。就说翻译，就说论文，甚至大部头著作，也有不少从未发表过。我只是好写，一向好写。有人好打牌，不为赢钱，不为参赛，好打牌的“好”，四声，有点儿喜欢的意思，但主要也不是喜欢，就是好；差不多在同样的意义上，我好写作。旧文稿堆在书架底层，新文稿塞在电脑里，不知从何处着手去翻检、整理。手头总在做着别的什么事情，只能抽空随兴拣出几份，断断续续，凑足了分量。尽量选没发表过的或没编入过集子的，从专著中节选，尽量选比较易读的章节。90年代中期以前的文章、信件等等，多是手写的稿子，编入前须请学生帮着录入。这个集子的编成，除了陈军和我的助手梅剑华，也要感谢首师大的李韧、吴小安、李明、冯文婧几位学生。华东师大的刘晓丽对遴选文章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并提议不少细节的修订，我尤为感激。所选文字都放在成稿的年头下，而非依发表时间排列，如《海德格尔哲学概论》1995年出版，却放在1988年。这本小集子意在立此存照，不是要表述我现在的想法、观点，所以内容都保持原样。日记书信等，当时信手写下，现在要让不在事中的读者读通，偶或须改动几个字，或调一下顺序。编入时删除了一大句甚或删除几个段落的，用□□□或用□□□□□□标出。依这个集子的性质，脚注我大多删了，个别不好删的放在了篇末。纪事多半凭记忆写出，难免有误，以后若翻检到相关资料，再行订正。

听到“三十年集”这几个字，自然想到《杜工部诗集》里位列第一的那首著名五言，把它抄在下面。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
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
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
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
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主上顷见征，欷然欲求伸。
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
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
每于百寮上，猥诵佳句新。
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
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踈踈。
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
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
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
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

就在诗中取几个字，把这个集子叫作《白鸥三十载》吧。

一九七七

纪事

1970年,决心向学之后,一项内容是把初中学过两年的俄语捡起来。1972年开始学德语。1974年开始学英语,由于有俄语、德语的基础,英文教材又比较全,英语学得顺利愉快。在“文革”十年里,反智主义空前绝后,但尊学之风虽奄奄却尚存一息,在小环境中尤明显。母亲的同事李庄稼,自己蠢蠢欲回头去走白专道路,还拉了我给他在职的一份杂志做翻译。我正式翻译发表的第一篇是瑞典食品包装标准化问题,载于《包装装潢研究》1975年第2期。我那时几门外语已能阅读,但观其大意耳,也曾翻译席勒、海涅、黑格尔,作为练习,但几十页的文章,又是没碰过的专业,一字一字译下来颇费了力气。初稿译就,请教于申晖的伯父申葆诚,他留学美国,工科专家,所做的修改指点对我提高翻译水准大有促进。此后,受人之托,译了不少,如约翰内斯·施泰因霍夫所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向何处去?》中“欧洲核力量”一章,那是在1976年5月,“天安门事件”之后,无所事事,接了这个活儿。反正,在我的“学术工作”中,翻译占了至少一半,虽然都与包装标准化问题无关。

所以,未及请示编辑,我擅自选入了两段译文。这里选的是1977年8、9月间为《马列著作编译资料》所译的《是马克思还是费尔巴哈?》一文的开头结尾两节。

是马克思还是费尔巴哈?(译文)

《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一文1843年1月连同阿·卢格、布·鲍威尔、路·费尔巴哈、卡尔·马克思等人的文章一起发表在《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上,署名是“非柏林人”。这篇文章的作者现在引起了争议。这篇文章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历史考证版的出版者看成是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并收入了这一版。从此,《仲裁人》一文就成为说明马克思在1841年底至

1842年初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文件。在1967年《国际社会史评论》上发表了汉·马·扎斯的一篇文章,题为《是费尔巴哈而不是马克思——关于〈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一文的作者》,对马克思是该文作者的说法提出了异议,并试图证明这篇文章出自费尔巴哈之手。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和对费尔巴哈哲学方面的活动进行研究时,必须对这个问题做一番考证。

□□□□□

总而言之,可以确认:《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一文,在奇迹概念这一问题上用路德维护费尔巴哈的立场来反对大·弗·施特劳斯,它的作者十分肯定的是费尔巴哈而不是马克思。这位作者不同施特劳斯进行深入的理论论战,而是在争论中强调不自由的、受到神学的、黑格尔思辨的思想方式的束缚的意识与自由的、以人和自然真理为基础的、建立在反思辨哲学立场上的宗教见解之间的对立。

汉·马·扎斯的文章为澄清作者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意见,他把他的论题联系到进一步的推论,即考察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关系。他认为,认识到费尔巴哈是作者,就使“青年马克思发展中不很清楚的形象摆脱了不必要的累赘”;“因为关于马克思在1842年克服费尔巴哈的立场这一问题,单凭马克思在书信中对费尔巴哈的看法就已经证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早在1842年就基本上按照……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表述的方向进行了”。在这里,扎斯转到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研究上去了,这种研究为了一条黑格尔—马克思继承线而力图排除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实质性的理论影响。对马克思从哲学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立场转变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的立场的阶段来说,认为费尔巴哈是《仲裁人》一文的作者,当然使所有关于在马克思那里曾经有一种无批判的、强烈的费尔巴哈主义的论调失去了根据,而至今认为马克思是《仲裁人》一文的作者这种看法则能为这类意见提供论据。假定费尔巴哈是《仲裁人》一文的作者,这就使马克思的研究者用一种十分不同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在1842—1843年的发展了。这种假定所要求的出发点是: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批判地分析费尔巴哈,他最先从理论和方法的批判着手,而没有同时——包括他同布·鲍威尔和柏林“自由人”分野的阶段——充分接受费尔巴哈反思辨的唯物主义前提。只是在他从事于《莱茵报》工作并为此取得了政治实践的经验之后,只是

在他 1843 年夏重新研究和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在他研究德国史、英国史和首先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的过程中,加上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以及同样出版于 1843 年的《未来哲学原理》,马克思才认识到,费尔巴哈以他在首先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中创立的唯物主义原则实行了“一场真正的理论的革命”,而这场革命的彻底完成则落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的身上。

《是马克思还是费尔巴哈？——关于〈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一文的作者》(Marx oder Feuerbach ?),原载《马列著作编译资料》2,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3 月版

一九七八

纪事

我曾热衷于写“旧体诗”，却很少写“新体诗”，写得不入流。这个集子选一首，为了多样性。我很留恋在内蒙古草原的插队生活，1976 年回北京后，觉得对都市生活颇不适应。1977 年恢复高考，我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德国语言文学专业，翌年春入学。北大校园很美，那时还相当清静，但还是更留恋插队八年的塔克吐。

梦回塔克吐

一颗晚星升起，迢迢，在天边
第二颗，第三颗，透上熄灭着的天幕
那连绵的轮廓
那是傲牛山的影子
啊，我又面对塔克吐的黄昏
是你，塔克吐，我心上的圣城
不是吗？——房屋已经坍败，在大北方的荒野
在苍茫往事中无言孤立
据说
一切在回忆中都变得美好
可我们确曾
在美酒的光彩中开怀大笑
确曾驾着信心，勘探历史和未来，造就了
一个完整的、精神的时代
虽然有些时刻
悲凉的风扫过庭园，苍白的幻影

一闪

然后逝去

没有人行走,狗也不吠

没有朋友在窗下攻读,因为

窗纸上没有透出油灯的小小光圈

就像往古的思想

埋入恢恢蛛网封存的典籍

没有天真的人飘入初梦

没有老鼠作作索索打扰沉睡

但也没有沉睡,没有愉悦的惊醒

他们都在哪里? 幸运还是不幸?

散在生活的温暖尘埃之中,抛下无形的青春

几株柳树

梦到孤单的月,直到她淡淡陨没

每个人都做着自己的梦

梦到几点光华,和褪色的理想

还有醒前晦涩的迷乱

仿佛要挣脱,却舍不得离开

啊,谁又没有这种时刻——

愿长久而寂寞

一九七九

纪事

1968 年去插队之前就写了两部准长篇小说，一部取名“少年行”，第二部取名“玉渊潭畔”。断断续续也写短篇小说。现在回想，都写得很差。插队期间把两部长篇合写成一部，题作“人生”。那时二十五六岁，觉得人的一生过得差不多了，现在回过头来想，当时的想法蛮对头，人到中年以后，自己就没什么生活了，主要是为人民服务。

到北大西语系上学不久，恢复研究生建制；当年五月考试，秋季入学，到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读西方哲学硕士。那时管理松，我懒得上课就不去，仍像多年以来那样自己读书想事儿。各种书，各种事儿，包括小说。“少年行”和“玉渊潭畔”写的都是插队前的北京学生故事，这次写广阔天地里的知青故事，题目没有想好，暂时仍叫作“人生”。但学业还是挤了上来，主要是读《存在与时间》，读得好费劲。就把小说放在一边，想着得空再续。谁知再也没有回到“文学创作”上来。年深日久，早忘了。这次应邀编集子，翻出残篇断章，读了好几段，才确定是自己当年写的。找出来的是几张电脑文件的打印稿。什么时候录入打印的？看纸型、字体，估计是 1993 年回国后那些日子。那时曾有一年左右光景不打算做职业人，蜗居斗室胡乱读写，模模糊糊记得，那时翻出出国前的各种旧稿，起意整理。现在，手稿和电脑文件都找不见，只剩下这几页打印稿，请学生录入，收在这里。后面至少还会写成几章，但即使找到了，也不能多选，读者能把这两章读完，就算耐心不错了。

人生

—

普通旅客列车到了终点站青原站。陈彦秋混在最后下车的一批旅客之中，在

站台上停了一下。天刚刚黑下来。到处黏着热气。一排人在灯光照亮的出站口验票出站。大群的人扛着袋子拎着包袱沿着停在那里咝咝作响的列车向两端走。陈彦秋跟着几个老乡,向火车头的方向移动。一身旧军装,一路都没脱下来过,汗湿了,车窗外吹进来的风又把它吹干,这时一下子又黏乎乎的了。军用挎包搭在胯边,瘪瘪的。另一边挎着一只军用水壶。过了火车头,有些人跨过铁轨,向那个方向,散到黑暗里去了。陈彦秋跟着另一些人,绕过一个大库房,爬过齐胸高的铁栅栏,到了车站外面。他离开人群,蹲下来,从军装口袋里掏出纸烟,点着了。远处的灯光照过来,空气里散发着垃圾的味道。吸好了烟,站起来,擦过水壶,喝了一口带铁锈味道的温水,陈彦秋向车站方向折回来。

这趟车下来了几百人,这时都走散了。站台里面,车站外面,都空空荡荡的,好像已经到了深夜。站外是个广场,几个灯的灯泡都碎了,只剩了一个,白光贼亮贼亮却毫无生气,成群的蛾虫绕着飞旋。稀稀拉拉落下几个雨点来,于是蛾虫飞旋得更起劲了。广场上一个人都没有,只在靠街区的那一边有个年轻男人在教一个年轻女人学自行车。广场周围完全不像有旅店饭馆办公室之类的房子,也没有任何文告招贴。只在广场中央立着一根宽宽胖胖的四方柱,这一面红字写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陈彦秋沿着唯一一条稀疏亮着街灯的街道走了一程,东张张西望望,不见有可以存身的所在。雨却大起来,雨点落在脸上,凉一下。陈彦秋在雨里立了一两分钟,走向车站,进了候车室。

迎面扑来一股在高温里发了酵的土烟酒秽汗尿的臭气,刺得眼睛痛。候车室里挤满了人和行李。有的坐在行李上,面目麻痹,目光呆滞,吸着呛鼻的土烟;几个样子像知青的年轻女子不停地用折扇在脸前扇着;有的光身睡在空麻袋上,塑料布上,水泥地上,打着呼噜。唯一的骚动来自离大门不远的地方。一个痴呆症踞坐在墙根,五六个年轻人围着他,无精打采地逗他说话,时而自己哄笑一下。“你真格儿不爱吃?”“你甬子臭的。”“你是咋知道的?”“我妈说的。”“诶,这可是你自个儿说的,你妈吃过我甬子。”那几个围观的年轻人呵呵笑起来。那傻子也跟着呵呵笑。

在车上已经打听到,从青原县城到青牛煤矿八十公里,每天早上从火车站发一班车,发车之前卖车票,一块六,可票不好买。陈彦秋跨过人和行李,站到靠近售票处的地方,四下看了看,问一个看上去神智比较健全的中年人,说是在这里卖汽车票,挤坐在这里的人排队呢。排在最后的是个妇女,靠在一个鼓鼓的麻袋

上。怀里抱着一个婴儿，身边靠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都睡着，那妇女自己也眼睛半睁半闭，汗把头发腻在脸上。人和行李没遮住的地面上，一滩一滩的痰涕黏着烟头和别的垃圾。陈彦秋从墙上撕下一张公告纸，铺在地上，坐下来。

门口起了一阵骚动。几个穿着军用雨衣的人大声呵斥着，把一些人赶出候车室。“没票的都出去！起来起来！你怎么又来了？我告诉你，明天再在这儿看见你我就把你送进去！给我出去！”所有人都醒转来。孩子们哭起来。那个妇女怀里的小孩子也哭起来。那个妇女撩起脏脏的汗衫，露出一个带着黑褐色大乳头的乳房，给孩子喂奶，一面用手拍那孩子的光屁股。奶水沿着孩子的下巴淌下来，发出酸酸的香味。一个穿军用雨衣的汉子走过这边来，所有人都仰起脸来看他。大厅里虽然挺亮的，他仍然开着电筒，来回照着，停在一个瘦弱的老头脸上，问他要车票。那老头吞吞吐吐说他不是坐火车的，是等着买汽车票的。那汉子并不听他辩解，只是喊着“出去出去”，连推带搡把他弄出去了，却并不管其他人。

这一番清理，竟把小一半人弄出去了。那个傻子和围观的年轻人也都不见了。大厅里的空气好像顿时轻松了几分。陈彦秋闭上眼睛，睡意很快来了。忽然，隐隐约约，哪里响起了锣鼓之声。这半夜的锣鼓声对陈彦秋发生了奇特的作用，一直茫然无神的眼睛里放出光来。两三年没听到这锣鼓声了。在这之前的几年里，不知什么稀奇古怪的钟点，都会忽然锣鼓喧天，某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联合通知，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中苏边界打了胜仗。这些事情没有几件是让陈彦秋喜欢的，但这时他陆地兴奋起来，那些年月，高潮迭起，和青春期同步，拥护、反对、嘲笑、漠不关心，都带着青春的感奋，那些峥嵘岁月。

涌进一群人来，穿着蓝蓝粉粉难看颜色的塑料雨衣，拎着镲，举着唢呐，有两个抬着一口鼓。他们脱了雨衣，在靠近门口刚刚清理出来的空间排开，不由分说，敲打吹喊起来。这深更半夜的，北京发生了什么重要事情了吗？林彪、江青、周恩来这几派，谁把谁打倒了？中苏又重新开战了？足闹了四五分钟，才有一个高大的青年宣布，他们是青原石灰厂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声音洪亮，说的却是俚俚的当地话。没解释非节非庆的，他们为什么黑夜里冒雨到这个肮脏的车站来折腾一番，在这个连一个服务人员也找不到的候车室，在这些被暑气蒸得睡得像是昏死过去的老百姓面前跳啊唱啊，就又有几个男女站出来在狭小的空间扭了起来。扭了好一会儿，又换上一对青年男女，摹仿一对老头儿老太太，唱起了二人

转。“老头子诶”“老婆子诶”“咱们两个学毛选诶”“一学那张思德，红心向党永不变……”“咱家的二小子，他干活儿有点懒……”陈彦秋糊里糊涂睡着了。

一直半睡半醒。石灰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闹了很长时间以后走了；一个人问他是不是在这里排队买汽车票；一个醉汉或是疯子吵了很久，说是必须联合日本攻打苏联；旁边那个七八岁的男孩子就地撒尿，溅在他脸上；一只臭大姐沿着他的脖子钻到衣服里面。这只臭大姐把他彻底弄醒了，于是他坐正了吸烟。大厅里没有挂钟，旁边的人也看不见戴着手表，他也许睡了两个钟头，也许睡了很久，也许快天亮了。这时候候车厅里进来了几个青年人，挤到关着的售票窗口前。那里排了一夜队的老乡都站起来，僵着身子，不肯让他们夹进来。新来的人拿出烟来，僵着身子的老乡们不接，于是两边推搡起来。陈彦秋抬着眼睛看这几个人，眼光和其中一个相遇了。这个留着背头的青年迈过一步，斜低下头，操着天津话：“哥们儿，你照谁哪？”陈彦秋回答：“我照你哪。”那汉子眼睛瞪起来：“我操你个姥姥！”陈彦秋说：“我操你姥姥，还操你妈，操你爹。”一面说，一面往起立身。那汉子比他高了一头，伸手来揪他的头发。三拳四脚，陈彦秋怎么一扑，正好被那汉子就势把他脑袋夹到自己胳膊底下，把他甩转起来，他伸手向那汉子腰眼里乱捶，不知什么东西砸到他背上，站不住脚，跌跌撞撞摔出三四步。他爬起来，还没站稳，又扑回来，手伸进瘪瘪的军用挎包里。那人嘴里用天津话骂着，不等他挨近，一拳打在他脸上，把他打弯成了一个圆圈。陈彦秋这时已经从挎包里掏出了三棱刮刀，死劲向前一捅，那汉子大叫一声，退坐到什么人身上。三四个人向陈彦秋扑过来，天津话大声叫骂着。陈彦秋翻身就跑，撞着踩着东躺西歪的人和行李。冲出候车厅，越过车站外的小广场，沿大街跑了几步，钻进小巷子，转了三四个弯，才慢了步子，边跑边回头看。有点蒙蒙亮了，却看不见什么。陈彦秋又加紧跑了几步，猛地收住脚。后面阒无声响。他转身看，微微的晨光，雨停了，巷子里空荡荡的。小城在睡它安安静静的黎明觉，只有麻雀们在树叶丛里叽叽喳喳。

陈彦秋竖着耳朵，继续向前走，脚下噼啪噼啪踩着水响，时不时回头看一眼。前面就是一个十字路口。他靠在一根电线杆旁，点着了烟。这里不显眼，却四下都看得见。三辆马车拉着红砖，得得答答从一条路上过来，三辆车上的车老板一样支着鞭子，各自在辕板上打盹儿。下了一夜雨，空气清凉。

后背隐隐作痛，伸手进去摸，肿了，没流血。到青牛煤矿有八十公里，还得想办法坐上班车。陈彦秋这时才发现电工刀不见了。好像是冲出候车厅后回身把